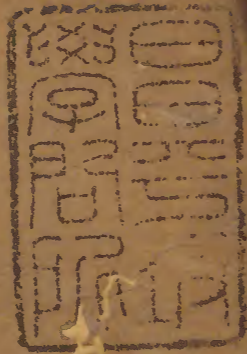


書

傳

四十七之五十終



内閣文庫			
函	五〇四九	漢	書
架	二〇	冊	九
架	二〇	冊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49	
冊數	20 (20)		
函號	280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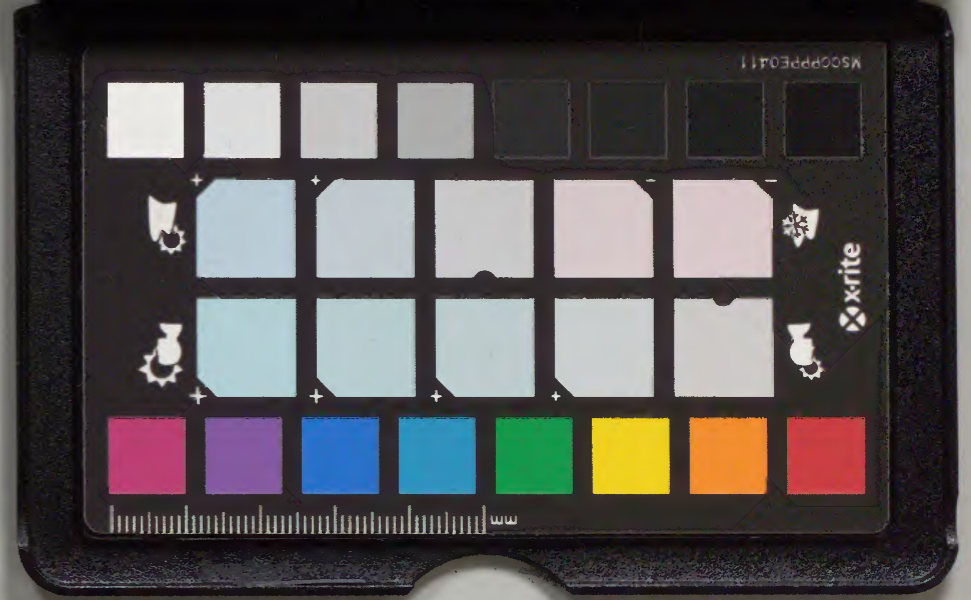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四十七

南蠻

隋書

淺草一文庫

特進臣魏

徵

上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獯曰狸曰獠曰
也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
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凌以微弱稍屬於中
國皆列為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
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跡多湮滅而無聞今所
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萬曆三十四年刊

南蠻傳卷四十七

一

405-8
405-9
405-10
405-11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趾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
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
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爲逸僕隸遂教
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
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
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晉揚威將軍戴柘所破
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
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
寶物產大都與交趾同以博爲城廡灰塗之東

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
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地
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
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
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服錦袍
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
刀槊以竹爲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
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蠶以即戎其人
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

月衣袍婦人推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
齋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
家會親賓歌儻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
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百官
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儻導從輿至
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罌中沉之
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
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
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

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
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
遂絕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
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
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
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
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
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
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

隋書列傳卷四十一
三百〇二
黃
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
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
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楚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
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
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
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
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

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博位於利富多塞在位
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
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
菩薩之像懸金花鈴眊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
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
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
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
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
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

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
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
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
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
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义二人
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
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
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
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

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鑲珠
玉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
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旣娶
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
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
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
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
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
稻糝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

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熊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

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隨使進金鑲以纜駿舩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甌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

隋書卷八十一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列傳

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踈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蠃蝸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隨起成文以為

未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蠶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帛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

萬曆二十三年

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
國王姓利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
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
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
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
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
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
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
金香鑪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

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
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
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
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
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
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
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
甲持仗其國與叅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
陀栢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

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剝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奉髮垂耳性氣捷徑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日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濡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

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如有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蠱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

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
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
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
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
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
浮胡魚其形似鮠首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
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
白牯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
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
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
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
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
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
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趾浮南海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
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
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聖次曰獨訶氏

挈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
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
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
鑊其足暮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
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
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
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
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

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寔繁代為紛糺自

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甯丹檄景極日南水陸
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
汗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
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于流求
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
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
憂誠哉斯言也

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
僂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閻喜公裴矩
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
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
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
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
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法歸子也初法歸有
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虜法歸死若洛
虜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虜不
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
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
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四十
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
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阜爲帽妻戴金花其器
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罽羅婦
人羣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

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多鬻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鄴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羶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揔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其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

所敗子信死之汝州摠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
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
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
州摠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
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
州刺史杜梁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
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
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

三百三十施光

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
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嘗教之以義方耳乃謂
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
皆以仁義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
吐谷渾主既是嵬主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
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
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
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
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有

好意欲求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
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
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
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
爲本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恩歸自救危亡然
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令
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
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
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東死高祖

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
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夸卒于伏立使其
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
上謂勝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
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
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
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
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
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宮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

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
伏允為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
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
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
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
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
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
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
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

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
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
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羗城以西且
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
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徒
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
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統
餘衆以其大寶土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
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

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二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犂牛尾及牯羴毛以為屋服裘褐披氊以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犂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媼穢蒸報於諸夷中

最為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將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眾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眾又相率

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
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撫幼而乃乍
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
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
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
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
立闕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
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
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
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麴嘉二人爲左右
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
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
中人旣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
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
統請主于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主由是始
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廻一

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羣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汚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鐘勒界也從武威迤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

萬曆二十三年刊

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邪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旣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土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書來庭觀禮容于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羶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四十一

九

三百卅

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唐書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

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邠色波國烏弋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

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鏡。沙財香阿薩。那香瑟瑟麋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

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
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
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
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
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旬職攝其國事南去
鏖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大業
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
字末羯在位三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
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
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
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
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
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
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鎗石朱砂麝香犛
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
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

隋書列傳卷四十八 三百一十列六

則厚歛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
王次為小主貴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內置
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
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
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雄來集掌上
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
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
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
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
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
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
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
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
王姓白字蘇尼啞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

萬曆二十三年刊

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削一足俗與焉耆
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
粟菽麥饒銅鐵鉛麋皮氍毹鏡沙鹽綠雌黃胡
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
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
牙六百餘里東去南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
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

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則不育都
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
三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
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
東去龜茲千五百里去罽汗國千里南去朱俱
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
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

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瞿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慮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玉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十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鎊汗

鎊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朶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隋書卷四十八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訶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南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朱國

朱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

萬曆二十三年

齊書列傳卷四十八

二十七

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共千四
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
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
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
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
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
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蜜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
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
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
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
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
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
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二百七十七卷高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澣水西舊安西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

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薩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剝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傳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玻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瑙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瑜石銅鑛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毼毼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麋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暹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暹貢方物

漕國

三百〇六卷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
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
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
領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爲屋以銀
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乳
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
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鑠鐵氍毹朱砂
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
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北刼國六百里東北
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
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
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
附國王字宜縉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
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讐故壘石爲
礮而居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
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

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
關門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
良夷政令繫之首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
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為
弦妻其群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
儻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
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
儻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
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
家殺牛親屬以胙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
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
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
或帶冪羅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為靴項
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習前懸
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
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
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
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

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脩職貢煬
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
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
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
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
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
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碣並
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畧同於党項或
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
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
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
結之以重寶或憚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
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
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
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
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
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

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
條支之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
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
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
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殫
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濟
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
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
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
豈及江都之禍乎

言方今方
三十三
三百二十四
黃

五月十九日一見

林學士

萬曆二十三年刊

列傳卷第四十九

隋書八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
 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
 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
 以為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
 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
 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齧肉至其所此兒因

萬曆二十三年

卷四十九

二百九十六

一十五

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歟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謨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犬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於太原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羶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次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

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
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抄謀反叛殺人者
皆死活者割勢而脣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
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贖
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
祭之遠帳號嗥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
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
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
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百千者父兄
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
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
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耻病終大抵與匈
奴同俗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
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
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
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
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
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

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
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
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
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
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
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
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
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
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
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
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
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
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
與議曰西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
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
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
請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
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

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
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
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
勅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
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
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
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
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
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

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
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
詔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
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
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
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竭生民
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
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剥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
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

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歛兆
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
非帝王之道當以禮不爲虐費省徭薄賦國
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
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
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
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
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
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鏑過半不
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
示彌縫內垂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
國盡挾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
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
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趣
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
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
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諫剽部落之下盡異純民
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

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
 祆作年將一紀乃獸為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
 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
 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
 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
 徙漠南偷存畧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
 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羸糧聚甲義士
 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捷單于之背
 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
 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
 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
 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
 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
 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
 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
 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臥鼓息
 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
 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以

萬曆二十三年刊

春書列傳卷四十九

七

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實榮定左僕射高熲
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
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時虜
飢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
極衆旣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
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
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
也舊爲西面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
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
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
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
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
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
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
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
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
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
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

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
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
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
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
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
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
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
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
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
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
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賣兩喻之
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
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構圖離屈，乃頓顙跪受璽
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
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
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
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于匹，并以從妹
妻之。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文東畏契丹遣

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
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
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
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
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
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
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
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
不能吞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

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
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
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
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
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
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
焉况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
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
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

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
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
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
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
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窻
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
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
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意厚朕甚嘉
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
勅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
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
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
策拜窻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
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
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
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
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
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

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廢朝三日遣太常弟
 祭馬贈帛五十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
 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
 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
 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
 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
 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
 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
 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

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
 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頰
 僂背眉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
 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
 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
 僕射高頰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
 寬大上曰善頰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
 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
 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四十九

十一

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
郝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請物三千段每
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
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
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
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
其母弟禪但持勒獻於闐王杖上拜禪但爲柱
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
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
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
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
詩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
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
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
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
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
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
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

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竒
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
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
謂之曰當殺大義王者方許婚突厥以爲然後
諧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
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
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
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
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
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
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
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
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
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啓上
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
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
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
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

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
 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
 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
 六樛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熲
 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大利珍豆啟民
 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既蒙
 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
 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
 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
 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
 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堦數
 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
 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
 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
 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
 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
 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太斤山虜不戰而遁追
 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達頭遁逃而

萬曆二十三年刊
 音書刊本卷四十六

去尋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
 兵助啟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
 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
 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
 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
 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
 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
 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於恒
 安廢為庶人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啟
 民北征薛等諸姓初附于啟民至是而叛素
 軍河北值突阿勿思力侯斤等南度掠啟民
 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
 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侯斤悉
 得人畜以歸啟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
 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度河
 賊復掠啟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
 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
 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

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啟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帛萬三千段啟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

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啟民以爲殞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于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

辨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

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啟民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投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啟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冊款良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怕典可賜路

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
親巡雲內沂金河而東北華啟民所居啟民奉
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
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
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擊羶肉韋鞬獻酒杯何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啟民及主金甕各
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
麗私通使啟民所啟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
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謂之

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
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
存育之禮當同於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
行彼土使人甚懼啟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
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
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爲始畢可汗
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
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
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

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實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大扞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橛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官有侯發闡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

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開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若明知啓民與處羅其勢均敵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於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於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

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
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
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
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
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
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
寵湏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道遠未得朝
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
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該之母家也今天子

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
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
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
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
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
侍御史肅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
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
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
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謂以計弱之分裂

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木之子達頭之孫世
 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
 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
 突厥勢分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
 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
 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
 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
 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使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
 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
 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
 剽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
 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
 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意
 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
 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
 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
 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

萬曆三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六

三

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
 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
 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
 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
 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
 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
 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
 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閼牧畜會寧
 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
 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
 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大遼東之役故未遑也
 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
 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凶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
 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
 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
 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

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沃職之啞蘇婆那曷鳥
 謹紇骨也啞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
 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
 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
 比悉何養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二萬許兵得疑
 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健隆忽等諸姓八
 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嗚昏
 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
 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
 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
 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
 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
 開皇末晉王諱北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
 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
 部厚稅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
 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
 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
 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南俟斤字也啞為小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九十九

廿四

三百七十七

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
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
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
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
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
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
獵好為寇鈔初臣於突厥後以稍強盛分為五部

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

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

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

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

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

朝或通或絕最為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
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

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
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
三年之後乃取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
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
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
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貍河其後爲突厥所逼
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
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
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
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
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
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
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
悉令給糧還本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
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
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
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
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去與兵動衆合符契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三月十四
楊守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防書列傳卷四十九 七 三百三十 中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淮塔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太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為二十二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槃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蘧蔕為屋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為棧或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為屋以蘧蔕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韃韃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為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以同居部落共為大柵人死則置屍其上居

萬曆二十三年刊

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
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統
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
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
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
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
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貂
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
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
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
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
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
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
者

史臣曰西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
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
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
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

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誓盟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啟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廐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寢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

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
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徹自古蕃夷驕僭
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
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毀我雲
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
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
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
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
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
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
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五月十九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特進臣魏徵 上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讐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為臣此其所以

生榮死哀取貴則哲者矣主於委質策名代卿
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
肆趙高之姦宄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
之所讐疾犬豕不食其餘雖存社汙宮彰必誅
之釁斷棺焚骨明篡弒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
足深誠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
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
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
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
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
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贖賄再三免官太子
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
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
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
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
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

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
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
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
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是
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
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
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摠領驍果屯於東城
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
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
入其室度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楊
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
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卽恐先事
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
退爲戮將如之何度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
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
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
得無此慮也度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
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爲

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盧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勲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

德戡，期以二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初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

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亭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惟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

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
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
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
戡迎謁迎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
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
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
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
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
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
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
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
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叅決之行至徐
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
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
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
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
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
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

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
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
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
拜李密爲大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
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
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
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侗所
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
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

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
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
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
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
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
勢日蹙兄弟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
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
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
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

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
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閱言無長幼
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
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
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署置
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尅久為所敗亡
失千餘人及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曲諸賊時
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
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
餘日不尅而退寶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
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
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
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
乃以輜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
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
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
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鬪雞習
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

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怒之織芥之誓必加鞭笞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勅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雍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

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
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五秉
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
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
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
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
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
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
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
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
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
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
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
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
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
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幕下縊而殺之時
年三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
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
遷監門直閣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
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
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嘗
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
於大唐即授徐州摠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
尋以隋朝弒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頽稱徙居新豐
頽稱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榮野合生子曰瓊
榮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榮榮
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
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
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
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
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駸難之者充
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克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克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克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

俱羅討之不能克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克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克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自勤

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拈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臥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馱次之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齏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爲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

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渡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喜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閻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

閉充令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

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敝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

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
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
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
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
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
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
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
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道逸充
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

又令韋節諷伺拜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
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
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
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伺矣有道士栢
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
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
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
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
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

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充大悅者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眾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秦王所破。禽建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潛竄無所。

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倫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惠、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眾一萬。擊定方滌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綿絹四千。

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蕃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為羣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一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俞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

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

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為
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
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內應及事發越
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
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
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
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筭小
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日既屬崩剝之
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
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
首或親行鴆毒釁深指鹿事切食蟠天地所不
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蝘蝓蛇豕醜
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
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劼著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目至于編年紀傳並闕其傳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為

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眾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案恭宗

萬曆二十三年刊

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祇為一序今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

用奉傳

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勅差官校勘

時命臣張觀等校勘提魚左正言直史

讀命黃仍內出版式雕造

延寶三年乙卯五月十九日一覽了 林通全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

三

隋書紀志傳惣八十五卷自今歲三
月中旬至五月十九日而一覽滴朱
露畢典午蒙塵以來萃夷並立南北
割據隋初成混一之功然緣至二主
而亡蓋其得之不以道之所致手以
暴取之以暴失之為唐啟民者天鑑
昭昭不在茲哉延寶三年乙卯五月

十九日弘文院林學士跋

弘文院

